

Norman Mailer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刽子手之歌

(下)

[美国]诺曼·梅勒 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NORMAN MAILER

刽子手之歌 (下)

[美国]诺曼·梅勒 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 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译林出版社

下 卷

东部的声音

第 一 部

在好国王博亚兹的王国里

第一章

跌落的恐惧

一

十一月一日,也就是加里·吉尔摩第一次在法庭上声明他不愿对有罪判决提出上诉的那一天,州首席检察官助理厄尔·道罗斯正坐在盐湖城州议会会堂内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里他自己的桌前。这是座纪念碑式的建筑物,金碧辉煌的圆顶,长方形的大理石厅堂内镶嵌着大理石地面,站在厅堂中央仰面朝上,你可以看到装有锃亮的白色栏杆的各个楼层。厄尔喜欢在这种到处是大理石的环境中工作,他很愿意下半辈子一直在这个地方尽职尽责。

那天下午,厄尔接到犹他州监狱典狱长打来的一个电话。道罗斯是州监狱的法律顾问,狱长经常找他谈谈,可这一次萨姆·史密斯典狱长似乎挺紧张。他的押送官刚刚把一名叫加里·吉尔摩的犯人押往普罗沃参加一个法庭听证会,据说吉尔摩告诉法官,他不想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于是法官确认了行刑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星期了。典狱长有点担心,作准备的时间不大充足。道罗斯能不能证实一下此事?

厄尔打电话给诺亚尔·伍顿,两人谈了很长时间。伍顿告诉他这件事是真的,还说他正在揣摩吉尔摩的动机。根据法律,死刑必须在自判决之日起的三十到六十天之内执行。既然吉尔摩没有提出上诉,对他的最后一次审判是在十月七日进行的,如果六十天之

后,也就是到十二月七日,到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处死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时吉尔摩将完全可以要求立即释放他。说到底,死刑是对他的惟一判决,并没有判他徒刑。从技术角度讲,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关押他。他可以藉由人身保护令而出狱。

律师们一致认为,吉尔摩当然不会那么轻易获释的,但这件事肯定会造成令人难堪的局面。在立法机关里和法庭上法律已被解释得明白无误,而州政府则要寻找种种借口继续监禁吉尔摩,这势必会使州政府显得既可笑又无能。

厄尔·道罗斯给萨姆·史密斯回了个电话说:“你最好着手准备行刑。”狱长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敬畏之感。

但萨姆·史密斯还是开口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他想知道行刑队应该由多少人组成。还有他能从哪儿挑选行刑队员——是从居民区里随便挑呢还是在警察中选?

狱长亦曾查阅过有关法律,但有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例如法律没有告诉他是否可以在监狱墙外行刑。许多条文都模棱两可,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作出决定。再如,吉尔摩要把他的部分身体器官捐献给大学医疗中心,厄尔能否查到有关法律规定?

道罗斯非常兴奋,他意识到自己接手的是一件将会成为热点的案子。他开始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逢人便说:“你能相信吗,我们手里的这个犯人很可能被处死。”他跑到楼下首席检察官的办公室,不巧他出去了,他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那几个秘书。她们的反应有点让他失望,她们好像没有真正听明白他说的话的意义。十年来美国的第一次死刑!你总不能冲着人们把这句话喊出来吧。

宝贝,你好:

刚给史密斯狱长写了封信,要求增加一点探监的时间。我告诉他,这对我们两人都很重要。如果你找他谈谈的话,大概会有所帮助的。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

人,也不知道怎样在信中和他打交道。我只是告诉他,希望能按期在十一月十五日处死我,我惟一的要求是能被允许多见你几次……我告诉他,我们俩心心相印,尽管我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探监时我们决不会互相泄气的。我觉得这样说可能好些,因为,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认为——

宝贝,几天前你在一封信中说,你对我的爱胜过任何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我相信。你的爱使我感到幸福。我的天使,我对你的爱也胜过任何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我全身心地爱你,你总是能使我超越自己。

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二日是选举日。那天一大早,厄尔接到《国民问询》周刊的埃里克·米萨拉打来的电话。他已经打电话找过狱长,狱长叫他找监狱的法律顾问。米萨拉说,他要求马上采访吉尔摩。

道罗斯对他那盛气凌人的态度很反感。厄尔刚要试着劝他别太性急,米萨拉就开始说什么,如果他们胆敢把他拒之门外,他将对监狱采取措施。

厄尔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案例:佩尔对普罗坎尼案。联邦最高法院曾就此案作出裁决,新闻界人士没有接触犯人的特权。道罗斯告诉米萨拉,监狱将采取这一立场——禁止加里·吉尔摩接受采访。

米萨拉马上说:“我要起诉。”他开始谈起纽约那些精干的律师。道罗斯说:“我不在乎你那些律师是从哪儿来的。你叫他们去查查佩尔对普罗坎尼案,我认为他们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厄尔没再听到米萨拉的消息。

《德塞瑞特消息报》

卡特选举获胜

法官命令检测已定罪杀人犯犹他州监狱

十一月二日讯——……如果吉尔摩固执己见，他将
成为犹他州十六年来第一个被处死的人。

二

十一月二日，在丹尼斯·博亚兹驱车前往犹他州的那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加里·吉尔摩的报道。过后不久，他又有了一次对死亡的体会。这好像有点同步性。

他一边沿着左车道开车，一边考虑着自己要在盐湖城威斯敏斯特学院讲授的课程。丹尼斯近来在研究头韵，所以他打算把这门课叫做“社会/象征/同步性^①”。他心里刚刚想到这最后一个词，一辆活动房卡车就在他前面猛地停下，他只好驾车从右侧绕过去。开过去之后，后视镜里出现了这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人的躯体从挡风玻璃里伸出来，双臂耷拉到地面上。

然后是另一幕！

他从后视镜里看到另一辆卡车的司机朝着第一辆卡车跑过去。丹尼斯没有停车，他后面的车太多了。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想着十一月二日这个日期。他在脑海里是把这个日期写成11/2的，这两个数加起来等于十三。用纸牌算命时，十三这张牌代表死亡。

当他看到那个死人时，那个字眼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闪现着。他想，“唉，上帝呀！我敢打赌下一个路标肯定是又一个暗示。”路

① 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

肩上又出现了一个出口，路标上写着：星谷和迪斯^①。这肯定是同步性，每个人的神经元都能感觉到这种同步性。

二号晚上，他早早赶到盐湖城，以无党派选民的身份投了卡特的票。三号早晨，他一睁眼就想起了吉尔摩的事。“上帝啊，我来了，”丹尼斯想，“恰好是真正重要的事件的紧要关头。”他似乎看到了事情会怎样进行下去。“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想，“我应该给吉尔摩写封信！”

博亚兹真的写了信。几年前他还是个年轻的检察官时，他确实曾反对过死刑。但现在他渐渐相信，即使是在一个理想社会里，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死刑的。如果一实施得当的话，死刑会在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而现在要做的就是恢复人们的责任心。博亚兹没有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不过他明确表示，他认为吉尔摩有死的权利。

三

橡树林精神病院允许艾普丽尔出来的那些个晚上，凯思琳都要带她到尼科尔的公寓坐个把小时。艾普丽尔偶尔会问：“茜茜，他们真的会枪毙加里吗？加里为什么不想活下去呢，茜茜？”尼科尔答话时非常冷静。她总是说：“哦，我不知道。”真的非常冷静。就好像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让她烦心。凯思琳心里却烦透了，有时夜里她会大叫起来。看着电视里的评论员谈论这事真叫人受不了。瞧，偏偏穿插在广告中播出。电视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是疯了。

有时，尼科尔带着孩子到凯思琳家住一夜。她从不说话。甚至不和她的姨妈凯西说话。安顿森妮和杰里米睡下之后，她就坐

① 英文中这个地名和“死亡”只有一个字母不同。

下来写诗。只是写诗,不停地写。她从来不对孩子恶声恶气的,只是不太关心而已。

就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基普死了。是从山上掉下来摔死的。攀岩运动。十一月四日,凯思琳正准备去上班,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一个名字,阿尔弗雷德·埃伯哈德,她心里想:“哎呀,我的上帝,那肯定是基普。”白天上班时,她一直在担心茜茜对这事会有什么反应。事实上,她下了班就直接去了斯普林维尔。尼科尔正不停地写着什么,连她那盏小灯都没开。凯思琳走进去问:“黑灯瞎火的,你在干什么?”尼科尔说:“哦,我没注意到天黑了。”她开了灯,端来咖啡,笑着,随便地开着玩笑。凯思琳不知道该怎样问她阿尔弗雷德·埃伯哈德是不是基普,最后只得很突然地问了出来。尼科尔只是说:“是的,是的。”凯思琳说:“我怕的就是这个。”尼科尔说:“是吗?”凯思琳觉得,尼科尔所表现出的不是她应有的反应。

但过了一会儿,尼科尔抬起头来,说她想给基普家的人打个电话。凯思琳刚表示赞成,尼科尔又说:“我不知道。我该跟他们说什么呢?”

凯思琳心想,这事的确伤了她的心。她的确是在乎的。

尼科尔回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天,她离开巴雷特走出门去,背包里装着自己的全部财产,怀里抱着当时还是婴儿的森妮。基普让她搭上他的车,他们的罗曼史就从那天夜里开始了。一开头他的性欲就非常旺盛。那一夜真是令人销魂。

第二天,他们不知不觉驾车来到科罗拉多州境内的落矶山脉,基普停下车,带着尼科尔和森妮沿着一条山间小道上山。在一个地方,他们看见一个家伙正试图沿着岩壁往悬崖上爬。离地面约三英尺处,有一小块突出来的岩石,这人一直在试着想爬上去,但这时却失去了再往上爬的勇气,又退了回来。

几小时后,当他们顺着小路下山时,那家伙还在那儿。“他变成石头了。”基普说。他想笑一笑,可看上去却挺苦恼。还有其他一些人借助于绳索高高地攀在岩壁上,现在大概已经有八到十层

楼那么高了，他们只不过用钩子把自己挂在岩壁上而已。基普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尼科尔看得出来，他越来越垂头丧气。就好像他正和新认识的姑娘，一个极好的姑娘在一起，而上面这些家伙正在出他的丑。事实上，尼科尔很乐意和他们中间的某个人认识，他们看上去个个胆量超群。

广播里报道说，基普刚刚开始学习攀岩。尼科尔开始想，他攀岩时是用的绳子呢，还是像那个可怜的石头人那样只在岩脊下面瞎折腾，哪儿也去不了呢？

听着——不要不听话，固执，自作主张。平时别人告诉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时，你的第一个反应常常是那樣的。好吧。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不可以走在我的前面。你在信中提到过这事，我一直当你是认真的。我从不喜欢不说明理由就对别人说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特别是对你。我的理由是：我渴望先走一步。就是这么回事。我想这样。第二，我相信，对于从生到死的过渡我大概比你知道的多一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并期待着立刻与你的肉体相聚——不管到时候你在哪里。我将竭尽全力抚慰你，平息你的悲伤、痛苦和恐惧。我将以我的灵魂、我所感受到的全部挚爱来拥抱你。尼科尔·凯思琳·吉尔摩，你不可以走在我的前面。不要不听我的话。

十一月三日

还有一封信是写给弗恩的。加里在信中说，他被判死刑后，弗恩和艾达从没来看过他。“这本身就说明，你们为我感到羞耻。”随后加里又写道，“你甚至没有为我送给你那幅肖像画配个镜框。我要你把那幅肖像画拿去交给尼科尔，我不想再和你们打任何交道了。”

镇定下来之后，艾达给他写信说：“我珍视你送给我的那些画，

我只有这么点儿你的东西。至于要我放弃它们，把它们交给尼科尔，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它们是属于我的。”

弗恩在艾达信的末尾加了几句话。“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有什么念头。我们曾试着到监狱去看你，但你只愿意见尼科尔一个人，我们只好作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全心全意支持艾达的意见，我们不会放弃那些画的。”

尼科尔，我不希望这事发展成一场争吵或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今天我收到弗恩和艾达的信——如果你“惹事生非”（是她的原注，不是我的），艾达会让人把你抓起来的。

耶稣啊，宝贝，我真遗憾，遗憾我竟有这样的亲戚。我不希望你被迫去和弗恩或艾达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去他们的。把这事忘了吧，让他们留着那些画吧。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占有它们，但我不想让你去和他们争吵。这事使我很为难。

加里也写了一封信给布伦达，叫她把他的油画交给尼科尔。布伦达问弗恩怎么办。弗恩叫她凭良心行事。她写信告诉加里：“我不想把画给她，但如果你坚持，我会给她的。如果这事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对我来说当然也不那么重要。见你的鬼，我不想要。如果你想在这件事情上那么卑鄙、自私和幼稚的话，我就把那幅画拿去扣在尼科尔的头上，那样她就能真正戴着它、欣赏它了。”

四

十一月三日，埃斯普林收到加里的一封信。信中说：“迈克，住

手吧，别他妈的老是往我的生活里瞎掺和。你被辞退了。”

《普罗沃先驱报》

十一月四日讯——尽管两位辩护律师已经被辞退，他们还是在星期三晚些时候向第四区法院的罗伯特·布洛克法官——以他们的名义——递交了一份上诉申请书。

他们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被告的利益”。

因为有了这条消息，厄尔·道罗斯接到了许多电话。新闻界一再询问，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在吉尔摩的问题上准备采取什么立场。道罗斯回答说，斯奈德和埃斯普林可以试着不经当事人许可提出上诉，但他认为他们没有起诉权。

厄尔有一种感觉，“起诉权”这个词在办公室里很快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术语。即使斯奈德和埃斯普林退出此案，他估计其他团体——不管吉尔摩愿意不愿意——很快会试图上诉。到那时，起诉权——一个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将变得至关重要。

宝贝，你好，

今天，我去和法根谈增加探监次数的事。经过另一个狱区的一间牢房时，那个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似的家伙跟我打招呼……这小子把一个中尉看守打了个半死，结果被关进一级警戒牢房。从我所听说的关于他的那些事来看，我猜这家伙大多数情况下是个男人，是个结结实实的囚犯，不过他又是个同性恋者，是个雌化人之类的东西，随你怎么叫吧。今天晚上吃饭时，他传给我这张纸条。我把它夹在信里给你看——我想你也许会从中得到乐趣的。

“吉尔，你好：

我天天读报上有关你的消息，我必须承认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别人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想你，他们就是不了解我们得克萨斯人，是不是？在这个他妈的世界上，我们可以操纵一切，哈！

我今天早上说想找你谈谈，我是想看看是什么使你这样生机勃勃的！

心肝儿，我要是说了什么蠢话，请不要介意，因为你知道一个昏头昏脑的婊子会是什么样。

你整天在那儿除了苦思冥想之外还干些什么呢？我想我不该问这么多愚蠢的、老掉牙了的问题，但你知道妓女是怎么回事儿；她总是想要点什么。”

加里在信末写着：

亲爱的宝贝尼科尔——这次可千万别吃醋！

吉米·卡特当了新总统。真了不起！我不能相信福特竟会输掉——我想，一位现任总统竟会在选举中失败，这是整个宇宙有史以来的第二次。

十一月四日

《德塞瑞特消息报》

十一月五日讯——据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驻犹他州的官员称，他们将努力使自己的律师能在上诉过程中有所帮助。

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的发言人雪莉·皮特勒说：“我们的立场是，州政府当局如果不考虑他的选择或决定，就无权结束他的生命。”

今天我遇见了一位已经认识很多年的印第安人，他的名字叫契夫·博尔顿。几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俄勒冈州监狱的警卫。他是个大块头，重三百磅左右，虽然是个警卫却是个大好人虽然是个警卫……他对我说，他很能理解我的感情——我觉得印第安人比白种人更容易理解死亡……

我还收到了盐湖城一个叫丹尼斯·博亚兹的人写来的信。他以前在加利福尼亚当过律师。他似乎完全理解我的处境，他认为，我有权在不受任何法律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叫博亚兹的家伙是个自由撰稿人，他打算写一篇文章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他说他愿意把这篇文章的稿费和我选中的任何人平分。

哼，我断然拒绝了……我拒绝以任何方式利用这事赚钱……

这是我的私事，是我的个人生活，尼科尔。公众知道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并没有刻意寻求人们的注意。

史密斯狱长今天问我，最后一顿饭想吃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在电影里他们才这么做。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很想来几听科尔兹牌啤酒。他说他没听说过这种东西——但也许……

十一月五日

五

厄尔染上了某种病毒，只好呆在家里不上班。偏偏就在这一天，也就是十一月五日，吉尔摩竟往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当天晚上，厄尔看了几则电视新闻，新闻中他的同事彼尔·巴雷特——

厄尔有必要向人们说明，彼尔并不是吉姆·巴雷特或尼科尔·巴雷特的亲戚——就吉尔摩的电话接受了采访。没能在办公室亲自接这个电话，厄尔感到很沮丧。巴雷特大概算是他在办公室里最好的朋友了，过去这一年里两人合作得很好——这是什么鬼玩意儿，他们常常这样开玩笑。巴雷特又高又瘦，厄尔却又矮又壮，他们怎么可能会对某个问题有同样的见解呢？再说，担任着监狱的法律顾问，什么工作都替监狱做了，可偏偏没赶上像接吉尔摩打来的电话这样一个大出风头的好机会，可真够叫人灰心丧气的。

巴雷特在电话里只和加里谈了四五分钟，但正如他后来对厄尔说的那样，生活中有些事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忘得掉，这就是其中之一。

那个电话是副狱长海奇打进来的。不一会，一级警戒牢房区的电话接通了，法根中尉介绍了那个罪犯。巴雷特听到一个人慢声细语地讲着话，听起来好像是个很理智的人。他没有大叫大嚷，胡言乱语，也没有失声咒骂。事实上他还时不时地叫他一声巴雷特先生。

他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请个律师。

“吉尔摩先生，”巴雷特说，“我相信我理解你的处境，但我们这个办公室对此无能为力，重新任命一个律师是法院的事。”

“哦，巴雷特先生，”吉尔摩说，“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对这事我已经反复考虑过，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

“吉尔摩先生，”巴雷特说，“问题是，要使一个律师相信他应该帮你去死，这恐怕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但是，如果有了什么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的进展，我会随时通知你的。我对你的立场表示同情。”

实际上，巴雷特觉得毫无办法。这真是太自相矛盾了，他的工作是保证这个人被处死，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可算是站在同一边的，虽然事实上却不是如此。